

劭西詩存

樂城集
隴蜀集



貽世六三

樂城集目次

夏興八首

「週期律」新證

挽空軍烈士長汀張世兄

二十八年國曆三月三日，五十初度，

友朋贈貽，書此致謝

純錢疑古玄同四首

王式備（徽）客中詩集將成以詩當序

高考資格審查會竣事戲作

和徐澄宇（英）萬州重陽

和家竹廣七十述懷二律

藏軍抗戰歌

奉和家人庚辰九日登高譙集詩元韻十

題唐節軒垂漢雅集五人唱和詩冊卷元

詩

湯母黃太夫人哀辭

題魏專員（席儒）之趙夫人家書遺墨十

題三十年元旦國立西北師院同人在城湖

西京讀書分韻聚餐題名後

十一

民國三十年三月三十日即舊曆辛巳三月

三日，唐君節軒招櫻村家澗西京讀書

分韻，依少陵上巳日徐司祿林園宴集

五律一章分韻得風字

洗溪紗

又成二絕句

遊城南桃林

弔孫竹青女上

題秦漢書亡妻絕念册

寄題岳池陳樸園藏書樓

題歡送畢業同學樂報

隴蜀集目次

從南鄭飛越巴山抵重慶詩六小時半十四

從北碚泛舟嘉陵江渝詩八首十四

武（曹），步履桃樹見訪元韻十四

訪君武管家巷末遇，越田相逢詩木十四

罷車站，別後東以詩十四

自渝返城固途中雜詩十四

關行紀程十五



北师大圖 B2341635

關山三首

長安

十五

暑夜

蘭州同師院諸生遊五泉山、步徐君

十六

破陣子

和慕少堂老人（壽祺）見贈

十六

又和慕少堂老人（壽祺）見贈

牛與唐節軒談修禱陵志

十七

朱君安節（人瑞）用工部詩一韻樂陶開

他日漢二句為詞作歌別內，寄陶案和

於蘭飛航途中率成以答

北語帥大校友二十三人宴集簽名，

其亭屬書其後

蜀中雜詠

歸途

關程三絕

滄海火車中聞報，知意相翠案里尼

辭職，敵機敢於南

手杖失而復得，仲嘉所發見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隴行紀程

輓蔡毅甫（鍾瀛）

十八

三十四年乙酉詩人節，蘭州千巖社小集

，用元袁易重午客中詩分韻，節軒為

代拈得詩字

二十

題識

勸誤表

二十

附一

楚城身

兩度妖氛起海嶼，半截江水料難憑。欲嚴鐵甕防邊患，轉轟華樓擴市區。電影明星猶跳舞，風兜雲陣定馳驅。遊聞太極旗中象，遠報名流術裏狙。（上海民廿一「一、二八」之戰，汀灣當衝，旋乃定爲市中心區，建市府焉。晝夜士女兜風納涼，嚴變前最尙一九三六年流離汽車，民廿六「八、一三」戰後淪陷，敵改稱大連市政府，市旗象徵以太極圖。滿江大學校長劉湛恩遇刺於所居街口。）

天驕宛轉落長沙，一水平添十萬家。曹傳當年曾賦鶴，巴陵此際又驚蛇。琳瑯高棟成灰燼，劍插彌山費剔爬。相軍乘回還漢跡，登陣準備有鋼叉。（民廿六冬，中央機關紛遷長沙。敵機首襲岳陽。當說巴陵爲巴蛇之體所在，埋土成陵，尾在巴縣也。嶽麓山湖南大學圖書館全炸燬；是日遊山士女甚多，屍不易覓。南門渡湘至岳麓處爲朱張渡，朱熹與杖曾同遊講，與主嶽麓書院，宋末元兵圍長沙，諸生携械登陣守城，皆死之，南軒學派遂絕。）

半山最是樓高地，日夜聲聞調水滾。且喜陽陽暖樓閣，俄驚濤濤透窗櫺。視嶼峯上堪高射，方廣展中堪重倚。聯鏡無聲金作屋，舞殿有海市成空。（民廿五夏，曾遊嶽南嶽衡山半山亭兩月，每下嶽遊廟，金瓦耀日，而山中霧已入室。觀融峯最高，方廣寺最高。唐六祖磨鏡台。按國人某公館。半山時鑿築堤壩欄水成湖，名華嚴；後僅消決，冲山險嶽市幾盡。）

帝鄉自古在秦中，國外朱瀾迹遂東。擬向晴清消永夏，更翹紫氣作長虹。剛夷武仗三千虎，雄國文憑十八龍。今日山雨勞悵望，江湖滿地兩漁翁。（民廿六冬抵南京，次春即南遷，未及之瀟湘浴蕩清池也。中央軍校時亦議遷西京，正分編中華國音新韻十八部，改一東爲十八龍。法國名小說「二漁夫」，敘愛國不屈者。）按此詩本戲作，家人入云：「癡鍊處逼似老杜。」（因存之。）

「週期律」新證

(二十七年八月)

香山悟道散詩魂；西哲窮心於實踐；風情真見有週期，星相早推無福命。
我友彭君漂泊身，低徊向我話前塵；一言從北地巡兩服，爲廣鈔胥試驗文。
文白鋪廻三道策，中西雙合一佳人，芙蓉豐麗堪金髮，楊柳纖腰襯玉脣。
一髻翻上燕都去，擗擒雙雛向前路，漢泉環滌解芬芳，澗渚方舟欣際遇。
但願稱名免小妻，不望當門爲大婦；嫵媚粗識漢官儀，錦掌勉循唐法度。
金風不爽汗流除，婉變無煩出大家；傍案論書書味永，凭窗看月月輪斜。
剛成地久天長約，便上風馳雷掣車；車中雷響盈頭雪，海上瀛台來路花。
初遊勝地頻呼酒；旋拜名師試奉茶；維摩輕病雪敲聲，天女深情海樣深。
侍疾兼旬辭晚晴，隨班匝月隔南香；中秋雙十復京陽，每對香車門靚妝。
西山紅葉依人媚；東市銀光照眼忙；深院虛涼等閑度，風雪洪鐘薄繡縹。
吉達鴛鴦春漸廻，祥威麟鳳銘塵綯；荏苒時光又暮春，還鄉風物正宜人。
樓鸞駕節梁新會，引鳳清詞宋淑真；陶上天心凝暮色，山懸潭底映朝曦。
升堂辭職新書記，出郭先登美政輪；吳輪昨日巍然在，書記今時情性改。
尙憶離湘更泛江，幾度盟山兼誓海；金陵三復離詩時，春山重把麴蘆探。
攜將二稚發宣城，賃得新居返舊京；却謝銷金事升學，擬憑自力策更生。
蘆溝一夕風雷動，送別宮門道珍重；兩月危城愁結屋，三秋離思依稀夢。
歌哭無端總爲郎，聞關舊俗淚江湖；潮雲嶽雨添佳趣，金井橫塘是故鄉。
聞道長安有使來，隨朝同扇日邊開；金牌十二催飛將，髦士三千得俊材。
東南正報夷氛息，西北新收政教來；盧林小泊驚初雪，漢殿重過認隊旂。

飲光鬢影西京去，西京舊是銷魂處，往日朋僚肯護將，忘年耆宿欣留住；
 漸看境况勝從前，轉覺欣哀反常故；水土疑將生質更，沉疴豈被庸醫誤？
 晉南新歲起烽烟，鬢校春明又播遷，秦嶺嶢峩猶積雪，漢江蔥翠始聞鶻，
 鵲驛本道宜歸去，隗意原來望棄捐！南鄭以南通蜀峽，樂城不樂此因緣。
 鄉親爲備軒堂宇；僚友消閑盛游侶。收拾嘖鶯叱燕聲，請陳別鶴離鸞語；
 憶昔結襦年十九，密意濃情世希有；一從襁褓撥嚀呀，便與蒿菑成龔扭。
 已賦仇離破鏡飛，終難寂寞空牀守。邂逅新知勝故知，風光又似昔年時；
 週年魚水由天限，近月參商負宿期。從來雲雨多荒幻，情絲萬縷絲絲變，
 隨風柳絮比儂心，帶雨梨花羞妾面；妾面明知日日老，儂心總不年年好；
 金縷空勞對我歌，峩眉不解爲誰掃！夫子丹心不改移，無人白眼相煩擾，
 也非帷薄誤佳斯，並不琵琶謀別抱；但覺針氈坐此間，寧遭荆棘行他道。
 星士曾爲透此機，先生讀更言其妙！聽罷斯言一憬然，恰尋佳例在鄉間；
 年華十五譚家女，跌覆三千段府筵，十八離婚二十歲，卅年六歲成佳話，
 不因姑惡不因貧，非爲無兒非爲寡；白髮摩登竟孀居，祇今廬墓已邱墟；
 童時目擊無研究，此際聊思足嘆吁！特質天生成定局，演來幕幕皆悲劇，
 薄倖男兒共此型，湘東亡友能爲役；愛久生憎不肯迴，周而復始寧無辱？
 桃花煞 是命家言，稟料名喚「劫期律」與腳緣分盡今茲，想情易收束；
 但望週期止兩周，不然焉往將「翻」臨別殷勤前致詞：「儂今去矣郎勿思！
 蓮莖作寸絲猶在，燈炬成灰淚更垂；時物由來有遷變，願爲珍重秋風扇！
 恨望天邊月影圓，良宵再會長生殿！」彭彭說罷不勝唏噓，或據湖湄側耳聽。
 錦語總難結語，玄談却喜得傳神，一將治亂循環理，與與洪爐作火明。

挽空軍烈士長汀張世兄

(廿七年十月)

殞豆千秋重，雲霄一羽輕。乘風懷壯志，報國見精誠。敵胆寒江水，忠魂靖海汀。傳書驚世誼，遙隔不勝情。

(附)桐城葉玉麟：空軍少尉張君殉難碑記

中日戰起，以儒學名家子殉職空軍者，稱南北二張焉：北則張伯苓先生子錫祜，南則永定張若翼君，吾友暨蘆（超南）布政子也。運會澄清，武夫敦說詩禮；至氣概橫厲，雖高明世胄，亦奮起戎行；寧則陸絃誦之人，急則董介冑之士，信哉。君字武宏，號傲桓。生而篤孝天親，溫愉諸昆弟。始見頭角，長老日爲傳器，暨蘆亦奇之。長益沈毅有志槩，無爭於醜夷，亦無靡伎裘馬飲博諸好。由北平弘達學校畢業高中，當升大學，顧不樂。間爲文翰瀉豪宕，談兵擊劍自喜；然持躬謹約，氣醇以清。民國二十三年，應中央航空學校考選，習驅逐科。令嚴功苦，羸劣者自退，而君控縱獨精。與人交，輕財賄，赴義，披豁肺腑，人皆服其行高而和易。二十六年，畢業於杭州，授空軍少尉，充二十四廠驅逐機駕駛員。而戰事隨起，暨蘆在杭翻禮時，戒以敬慎；君曰：「技嫻則無他，若臨陣，怯戰固非孝，輕死亦傷勇，皆弗爲也。」未幾，隨軍轉戰句容、南京、安康、南昌、武漢。自是不復奉親書，貽書弟曰：「淦寡妹，戰日烈，可若何？自誓吾必死，報國卽所以報親也。」弟奉書而泣，不敢告。每戰，英

姿勃邁，多奏功；敵觀其猛，往往四面環攻之；君決讜自恣，必殲屠燔燒，然後安翔就隊，功績累載名籍中。璽牘往往以名進士爲少年強項令，宰新寧，與勞家迕，直以氣凌其上；爲民折鬻強，理冤抑，有非死生禍福所能動其心者；然則君之驍勇，殆父風歟！二十七年一日四日，戰於漢口，敵艦三十二艘空至，我軍迎戰者八，君獨聯三槓，入甯圍，同隊俱傷，猶奮鬥不少卻，俄礮毀，負重創，墮地，血被體，竟死漢陽小軍山側，年二十一耳。同學張傑渠諸子爲治喪，視篋中遺書曰，有母在北，兄在湘，屬當來收吾骨。視其室中，布衾繡袴，文書數紙，無一錢，蓋俸入胥以奉母兄，共朋友也。於時母丁往，同學交走慰，母哭，衆皆哭；既而曰：「母毋悲！吾曹不死，猶若鸞生也，當善事母。」母聞乃愈悲。兄若安往，仰渠相向流涕，道其平生；姊聞之，痛厥復甦；弟亦嗚呼當繼兄志也。夫孝友行於家，忠之本立矣；信義施諸三朋，則得家矣。忠以立之，義以輔之，使建旌旆，任專闕，爲國家驅除豺豕，其功業可記。噫！然而生不遇時，天若使之遽止於斯也！璽牘能無痛乎？自君歿後數月，仰渠于役入湘，車傾骨折，幾死，若安爲之輸血焉；母丁過衡，爲之謫疾留止焉；嗚乎！胡爲俠烈之風盡聚於一門邪？初，君歸省，有爲媒其室之女者，笑謝之，卒未娶。戊寅三月，權厝漢陽十里鋪龍崗山，待公葬；楚中亦若大父游宦鄉也。銘曰：閩人有言，是爲名家子孫。以其氣挫敵之兇鋒，而噴血洗吾民之冤。馳逐厲鬼軍山巔。朝垂靈風暮靈旂。奕世文武相後先。惟先德有遺惠兮。此邦，被陀新處猶甘棠。死衛社稷猶靈堂。使神州終不渝得者，視茲國場。

二十八年國曆三月三日，五十初度，友朋觴貽，

書此致謝！

魚龍曼衍歡元夜，烽火蒼茫苦戰時；已覺此心都不動，忽驚天命尚難知。恒言稱老無資格，安坐含飴缺鬢絲；況是支離流浪際，嶺頭敢受普賜詞？（禮記曲禮：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孫兒穉剛生於長沙。）

維嶽峻極日方中，半百應將此自雄；終待晚成爲大器，儘教早慧兩神童。等身未算名山業，淑世相期造化功；願變景光齊努力，蒼年同慶飲黃龍！（西北聯大同仁自書條幅見壽者，騷之滿室，期許甚高。）

輓錢疑古玄同四首（廿八年五月）

廿載論交久，相期作沮倉；雄圖不藉武，遠略在吞洋。敕勒歌聲厲；閩南蜃氣張；鳴金便清野，日共一鏖揚。（民廿八，西北聯大在陝西城開錢玄同先生追悼大會，曾印發「錢玄同先生傳」一冊，此挽詩四首即綴傳後，茲摘傳文爲注：

民七的兩件大事：創編白話的國語教科書；創修注音字母注定讀音的國音字典；乃是民八「五四」運動以前，錢先生以生力軍參加的「國語運動」。新青年的「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也是同時興起的。錢先生也是健將，因此，這兩大運動，就自然聯絡起來，團結一致，到了民八「五四」運動起，影響政治，新的潮流在社會、教育、思想、學藝上，都添加了很偉大的勞力，所以國語運動的兩件事，就很不費力的在教育法令上成功了革新的規定。但是這都不算甚麼，國語運動最高的

企圖，最終的目的，乃是建設中國的新文字。錢先生對於此事的最大努力，是在民十以後，民二十三以前。我和他論交至今共計有二十三年，互相期許的中心事業，還不在民八前後這幾件微幸火速成功的事情上頭，不過這幾件事也是新時代的洄誦倉韻的勾當中，應該具備的歷史條件而已。錢先生主張中國的新文字制定之後，只須用法令公布，不要藉政治的力量來推行，因為這是學術問題，應該自由研究；秦皇漢武那種強制的辦法就根本不對。我說研究儘管研究，但若要使新文字能教

普遍的應用，總須有政治的力量才推得動，例如土耳其，他不以為然，笑我說：「看你何時做凱末爾！」「國語羅馬字」的簡名為GR，其建設的宗旨，是把本國文字所用的符號因利乘便就「世界化」起來，用「世界化」的符號以發展本國的語言，以宣揚本國的文化，以吸收世界的學術。反對的人總以為這是用洋文，將來

本國文化有消滅之虞；錢先生說這種反對的意見，同五十年前的學究們看見數目字用123……就罵為吃洋教的一樣，淺陋荒謬，不值一駁。發展國語，宣揚文化，吸收科學，故「世界化」的國語羅馬字，計劃遠大，淺謬者慮其為洋所吞，而不知其宣播國故，吸收新知，實能吞洋也。大約是民國十八年，蘇俄列寧格勒大學和墨斯科大學派來兩位教授求見我們，也是「爲此一大事」也，錢先生拒絕，說外國人對於中國語文總是隔膜的，何況主義不同！我們的「國語羅馬字」是以國家民族爲前提的。當時就只把關於「國語羅馬字」的印刷品全份送往北京飯店，沒有約他們討論，剛及兩年，北方的救勒歌聲起了，救勒歌是南北朝樂府歌辭名，如此借喻，見國語運動史綱序四七頁。這就是一九三一年海參威第一次中國字拉丁化會議通過了一套拉丁化的中國字母 (Latinsxundi Zhunge Zimu) 並四大原則。

會議通過了一套拉丁化的中國字母 (Latinsxundi Zhunge Zimu) 並四大原則。

其第四個原則就是「反對國語統一運動」。他們努力宣傳，不到幾年就差不多普及於中國的智識青年，起初叫「拉丁化」，隨後就簡直叫「新文字」；到如今，有些青年們只知道有這種「新文字」，並不知道以前還有本國國定的「國語羅馬字」呢。

錢先生對於廈門大學周辨明先生的獨樹一幟，及其他持異議者，都認爲是語文學專家的問題，雖然國語羅馬字的「標音的分別既不願稱詳，拚切的形式尤務求平易，信可謂斟酌盡善，毫髮無憾之法式」，但周先生的O R與G R，也不過大同小異，只是太拘於學理了，終於要成爲海市蜃樓的。

錢先生對拉丁化新文字有宣傳，說他們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斷斷乎不肯在語文學範圍內從事心討論的，於是給他一個一字不提，也不批評，也不答復朋友或學生們的詢問。三十三，上海方面的文化人們，忽然發起一個「大眾語」問題，來信向國語專家徵求意見，錢先生拒絕討論，說這是「拉丁化」宣傳者的外圍工作；我說：「如此，但結論必然的歸於一致，我們應該厚顏兒說話，於是寄「大眾語」十五篇，分給那些徵求意見的報紙雜誌發表，錢先生每看我一篇稿子，必先讀過，稿子說：「何先生之不憚煩？」我說：「十五年前，先生有打孔家店的勇氣，現在先生還有打章老虎的勇氣，現在何以這樣銷沉？」他說：「周山老病侵淫，所以他們早成定局，是機械，無理著，任你這十九論「先破後立」，說得頭頭是道，在他們看來，總是「駢唇不對馬嘴」的，所以鄙人「鳴金收軍」了！」我說：「明知無益，不得已耳！先生既「鳴金收軍」，我也決定「堅壁清野」了。」

民二十三的一「堅壁清野」的政策既定，錢先生和我就約定暫不鼓吹，共同努力於現階段的急切有效的工作。「專求可，功求成」，他擔任漢字的「簡體字」，我擔任「注音漢

字」，他以為這兩件事，如車之有兩輪。推進教育，「喚起民衆」，必從肅清文盲做起。）

君蒐簡體字，我錄注音符；未了昇平局，遑言大道初！糧台依海岸；兵站布山隅。何遽傳星隕？哀哉勢已孤！

（錢傳云：他又在民廿三國語委員會第廿九次常委會提出一個「擬探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同時我也提出一個「漢字注音銅模應由國家鑄造推行案」，主張大小各號體字，右旁應刻定注音符號，成爲一體，不須另排，名曰「注音漢字」。教育部對於這兩件事都決定完全照辦，「簡體字譜」就委託錢先生起草；「注音漢字」則由我主選，一面委商承鑄。到六月，錢先生席教育部的簡體字會議，討論三日，通過一千二百三十餘字；最後由部長商定三百二十四字，於民國廿四年八月廿一日先行公布，是爲「第一批簡體字表」。並公布「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推行部頒簡體字辦法」九條，其第七條云：「自廿五年七月起，各學校考試答案，部頒簡體字，得一律適用。」

錢先生邃於春秋公羊之學，有時也把「三世」來推斷當前的一切事理。「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世界化的「國語羅馬字」，應該是「太平世」的初步；現在中國社會還離不了漢字的環境，總須就漢字加以形體的改良和聲音的幫助，所以選定「簡體字」和鑄造「注音漢字」，普遍通行，才可以了結這「昇平世」之局。我在「大衆語短論」中也曾宣布一個原則：「大衆語文所用的工具，第一，漢字改『良』，用「簡體字」，這是過去殘餘階段的補充工作；第二，漢字改『換』，用「注音符號」，這是現在過渡階段的緊急工作；第三，漢字改『革』，用「國語羅馬字」，這是將來必然階段的準備。

備工作。」錢先生說：「你把我的簡體字工作又降下去一級，未免對牠『彼哉彼哉』，簡體字難道還是『擾亂世』的事情？」我說：「這三階段的工作，都在『昇平世』的末期，所以同時要做；『昇平世』又分三階段者，即公羊家所謂『三世之中復有三世』也。」他道：「好！」不料就在這民廿四，「簡體字」公布後，中央要人，省主席，名流，都有極力反對的，南方還發起有個「存文會」；民二十五，二月，國語委員會接到教育部一個訓令：「准行政院一月二十九日第一一四號訓令開：『案奉國民政府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一二二號訓令開：『爲令飭事，案准中央政治委員會二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函開：『查推行簡體字辦法，前由教育部擬呈行政院轉請中央政治會議准予備案，茲本會第五次會議，認爲尙須重加考慮，爰議決：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相應函請政府令行政院轉令教育部遵照』等由，准此。……：……』等因，奉此。……：……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此令。』錢先生看了之後，我對他說：「『太平世』固然差得遠，就連『昇平世』也慢談，簡體字果然要劃入『擾亂世』了！」他良久道：「倒也不在乎！」中國大辭典編纂處計劃書，我分爲五部十五組，並各項章程。他說規模太大了，我說這是建設中國新文字的總「舞台」，規模不能不大。民十七，南北統一，戰地政務委員會來北京，北京改名北平，大總統府所在之中海，關爲文化學術機關區，錢先生主張要在那裏頭去找房子，我們說教育部既南遷，雖有北平市黨部搬進去了，但大辭典編纂處儘容得下，他大不謂然，說：「……咱們大規模的總『舞台』，豈有不和國立

北平圖書館並立在中海之理？」（那時候，圖書館正搬定居仁堂爲館址，後來在北海岸邊蓋了新館，才搬去文津街的。）

當民十七中海大辭典擴大工作的時候；我對他說：「既總立『糧台』，應分設『兵站』，否則大辭典中每一個字的全國方音和日韓安南等處的讀音，難道就盡錄十年前蓋爾（H.A.Giles）的書嗎？每一個詞的『按史則』的轉變，難道就只顧宋元以來『小說戲曲股』的材料，而不徵驗於現代全國各地方流行的土語嗎？」錢先生答道：「匪直此也，你所說的『兵站』，還只能算是各地方採辦轉運的『糧站』；兵站要有『兵』！」他的意思，是要注意民衆教育，制定推行「方音字母」，以爲民衆識字之助。他近年對於方音字母的統籌制定，頗自負，常常說，非他辦不了；因爲古今音韻沿革的研究既是他的專案，又了解全國各地的方言異同，在別人就更要向高深的專業路上走，淨做「不普及」的工作，而錢先生則一方面在專門研究上精益求精，一方面總求適用於教育，不遺棄「普及」的工作；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喚起民衆；「普及」和「不普及」的矛盾，錢先生可算是萬能統一的了。可惜他賣志以殘！兵械未成，「兵站」也未曾廣布；通都大邑還不能依法設立，何況窮鄉僻壤呢？友人從北方來，說錢先生於日軍入北平城之日，因禁街被困在中海，深夜回家，血壓突高，病臥旬日。他的學生在南方的，寫信與他，內中隱語太多，幾幾乎弄得他也要被「優待」。似此種種情形，他的病如何能好？只是國難運動，創業未半，遽隕將星，以後殆成孤寡之局，亦國難中一大損失也。

雅座醜清辭，華燈欲上時。不辭黃絹語，獨恨夢窗詞。幕揭新文化，欄珊舊禮儀。穉辛談笑罷，步月下階墀（錢傳云：見面必有問題要討論，他的新見解至多，通通要說完，當然時間不敷，於是相約去「雅」，謂上館子去找「雅座」吃晚飯也。飯後必喝濃茶，談鋒轉健。要討論的問題，關於國語的當然最多，但也有其他的學術問題，如他看書忽有新解，待我辯證，或擬有文字，互相斟酌等等。除此儘量分析辯論然後決定外，同時必雜談所見所聞，天南地北，無所不說；古今中外，感引應長。情性之隱微秘密，言行之滑稽突詭，凡其所知，互數十年，無不盡述。我常隨手記其有關近代掌故及辭意尚永者，每事爲一紙，十餘年來，計約得千條左右，雜置公私抽屜中，原擬分類編爲「世說燕語」一書，現在可就不知道被燬滅或遺失的有多少了。錢先生與我夜談，每次必過十點鐘始散，來時斜日挂樹，散時皓月當空；有時或至夜深。他雖不喜古典，而說話和寫信時，却喜選用「今典」，這些「今典」只有幾個熱朋友能懂得的，在他人，就成爲像「黃絹（絕）幼婦（妙）」等等的囉嗦了。又如宋詞，他深喜辛稼軒（棄疾），而痛恨吳夢窗（文英），因其專運古典映辭，所謂「七寶瓔珞，拆下來不成片段也」也。「古文」大師章太炎先生則直把孔子當作一個「史學家」看待，錢先生在這一點上，受他老師的影響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筆打翻「孔家店」反對「包辦式買賣式的婚姻」，反對雇一羣叫化子扛着「彌靜」「迴避」的牌匾送葬，如此等等，也說不盡，這就是「五四」運動前夕的「新文化」啓蒙運動，在新青年上，唯有錢先生的說話，最大胆，最不怕，最痛快淋漓，最使人興奮，所以要推他爲「新文化」運動揭幕的一人。他常引譚嗣同先生語：「少遭綱倫之厄」，常要刻一顆印章

：「綱倫壓迫下的犧牲者」，但終於沒有刻；晚年詩中還有「切齒綱倫斬毒蛇」之句。似此情形，聞之者必以為此君已身於「舊禮教」之解放自不待言，至少總也有點兒「浪漫」的舉動了，殊不知竟大謬不然，錢先生自己一生在綱常名教中，可真算得是一個「完人」啊！他的「喜怒哀樂」雖然未必「中節」，可是「子臣弟友」已辦到完全「盡分」；尤其是對於「夫婦」一倫，他自己的操守，竟非這筆鋒目要維持「舊禮教」的老頭子們所能及其萬一。他說：「三綱者，三條麻繩也，纏在我們的頭上，祖繩父，父繩子，子繩孫，代代相纏，纏了二千年。新文化運動起，大呼解放，解放這頭上的三條麻繩！我們以後絕對不得再把這三條麻繩纏在孩子們的頭上！孩子們也永遠不得再纏在下一代孩子們的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會解下來，為甚麼呢？我若解了下來，反對新文化維持舊禮教的人，就要說我們之所以大呼解放，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錢君提倡新文化來自私自利，新文化還有甚麼信用？還有甚麼效力？還有甚麼價值？所以我自己拚着犧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這段話，是錢先生時常對我說的，他不是拿來解嘲，他確有信仰，他確能實踐，吁嗟乎先生，你真成了一「綱倫壓迫下的犧牲者」了！吁嗟乎先生，你又成了「新文化」運動揭幕後的犧牲者了！

歐古原非度，求汎彩用兼。窮經破家法，解字創師傳。思想宜歸盡，編鋒怕弄
 鐮。嗟余猶瀟響，驅爾聽繁絃！
 （錢傳云：治學方法，只看他中年取劉知幾史
 通的名「疑古」為號就可知。疑古是反對泥古，可也不是護古。他有兩句名言：
 「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
 章太炎先生主「古文」經學，錢先生晚年

常以崔觐甫先生適，與章並稱爲「先師」，蓋早年亦得崔氏「今文」經學之傳。他不但破經學家的所謂「家法」，進一步，就連經的本身，也一律「重新估定價值」。文字音韻之學，在錢先生自是中心的本行，尤其是音韻學，章黃沒後，已成國中唯一的靈光。他之對於字音是窮「類」以定「值」的，不是徒知據後推前，率爾猜想「音值」的，雖也有承於師，有徵於友，而其才力獨到處，可以自創師傳矣。錢先生的思想和人格，若照先秦諸子的舊說法，是「逃楊而歸儒，逃儒而歸墨」的。他以一個「考古求真」的專家，而時時要爲「致用求適」的貢獻，清末一轉變就「逃楊」而做革命黨人，民六七再一轉變就「逃儒」而倡新文化，致力國語運動，他矢志「斡旋氣運」，不「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這一點墨家的精神，也算成功了。「雅座清辯」時，純粹地討論一個問題的「名理」，我和他也有爭執，往往相持數日不決；最後我只得做一個他所目爲「摩登」的「矛盾統一」之結論，或者向他弄一套禪門的機鋒語，他都不肯接受，說：「一個人說話，總要『丁是丁，卯是卯』。我笑他說：『玄同不『玄』啊！』然而他究竟是『高能者』，雖不『玄』，也有非禪門的『機鋒』。」這四首晚詩，用的是曼聲溺響，促節繁絃的吾言律體，倒是錢先生生前所不喜歡的「歪詩」，叨在二十多年的老同志，九原有知，當不見怪！

王式儒（璪）客中詩集將成，以詩書序（廿八年五月）

法律何如詩律細？喜君出語每雙關；流雲偶蔽光依宿，共釜相煎韻未殘；遠志尋山深探壑，長綸釣水待停湍。一年三度過秦嶺，嘆我徒歌行路難！（王集中中

秋對月云，偶蔽流雲却未傷。又詠菊云，鷓助魚頭共釜煎。又漢上感懷云，探藥何山尋遠志。又云，湍急焉能下釣輪。）

高考資格審查會竣事戲作 (廿八年十月)

功德今圓滿，文章看爾曹。四場休繼燭，一手莫求刀。職位中樞簡，師門我輩叨。只愁前綫去，鏘檄更持矛。

和徐澄宇(英)萬州重陽 (廿八年十月)

舊曆稱陰新曆陽，重陽重度在江鄉。郢書坐見成燕說，蜀峽遙傳駐楚狂。知密新詩方苦雨。頻逃警笛又繁霜；三年龍戰玄黃血，并作秋華滿地芳。

和家竹厂七十述懷二律 (廿八年十二月)

憶君方壯我髫年，有約尋詩趁晚天；回首前塵如夢幻。驚心半壁忽滄田！高朋東閣竹三徑，殘照西風馬一鞭，我向秦中君故里，相看一例歲華遷。(民國廿六年秋，河北淪陷，江南戰起，余不歸故里十五年矣，十月廿七日，侍父偕弟姪輩兒及外籍兒媳，並記室等約二十人至君家，猶是四十年前千子公設帳授徒之書堂也。過從不及半月，西安使至，遂匆匆西行入關。)

餐霞壽域無雙福，設教靈壇第一身；鼓瑟何須言異撰？趨庭况復祝同春！年豐共慶鶴民力，士壯行看蕩虜塵，會向三巴出三峽，定應高枕侶高人。(君與家父同年生。聞湘中今歲大熟。)

鐵軍抗戰歌

(廿八年二月)

二十六年新七夕，厲兵礪橋牛女泣。溯自倭寇陷東北，中經濛濛又榆燕；冀北
逼我城下盟，冀東旋報金甌缺；豐台咫尺森砲轟，一蹙驚破蘆溝月。舉國怨憤已六
載，虎賁之士尤激切；至是中福免顧瞻，抗戰從茲定國策，一時騰踊競請纓；我今
請歌高建白。（以上九一八至蘆溝橋抗戰）高君儒將鑄米脂，二五一旅八四師；拊
循部曲在陝北，瓦窰堡上建將旗。東征令下兼程進，橫渡黃河海晷時；并車張月起
汾陽，秦蹙雲擾朔方，即指赤城移西北，長城風捲日昏黃；雙旬轉動三千里；一
旅分防廿餘口。其時八月秋漸高，故都已淪敵軍手，頓兵南口老無功，乃竊獨石關
翠微，錫牆之外非兇毒，著步連營伸一肘。將軍兩夜出奇兵，李烈銜枚襲蔡城，虎
穴震時成掃蕩，遺屍填谷谷爲陵。再度突擊喜峰營，敵雖增援亦大敗；肉搏能堅士
卒心，衝鋒況有將軍在！機滅步騎且兩圍，虜虜馬聚如山。敵酋少將號藤井，不
辭相乞僞軍降。沽頭僞軍謀反正，血書馳抵將軍陣；正覺大舉復河山，張北俄傳失
雄鎮；南口回師，殺功；沙城賊匪三軍困，擁護突圍二百里，飛鷲始免折兩翼，更
從察院涉涿河，九月秋霖軍覆軍，高原滾滾煙塵行，谷道湮洪及頸際；沿途寇擾陸
復空，相游方休又相值。（以上獨石口襲敵，即南口之役）聞關西向駐平型，晉北
雄關湖代分，南望五台雲霧間，兩循夏屋倚門。敵酋雁門敵難入，因度平型虛可
乘，桓桓師團聚精銳，疾攻猛撲捷雷震。將軍到此剛兩日，鞠旅陳師劍履及；連朝
鏖戰敵胆摧，兩將殉身士氣激，忍飢三日奪高山，鐵鳥離空無辟易，引錮陷陣十餘
次，浴血斬首二千級，直搗強寇絕絕時；血染千山萬山碧。（以上平型關之役）十

月之交忻口戰，將軍靈山當一面；五台一警入定縣，使上陵蓋過忻縣。忻口扼敵六萬人，太原視此爲亡存；天運巧憑建堅壘，夜涼深襲搗中軍；我師如林門經月，寇骨充翅光成燐。彌虜看成強弩末，誰知鐵騎并州錯；娘子當關輸一夫，瞬息壽陽驚陷落！東路夷師逼普陽，南瞻雲水轉倉皇，從茲河朔漸離盡，慷慨悲歌西戰場。將軍竟作孟之反，殿此友軍數十萬，奮臂揮戈却追騎，穰渡汾河入天棧。（以上忻口之役）離石整軍抵蔚暮，風送雪花飛故故，挾纒如懷喘息蘇，解懸有術流亡衆。移師東指二月初，山程兩處燁燁度。敵師川岸蝨香月，兇鋒進犯同濕路，欲衝靈霍取臨汾，堯都平陽此其處。將軍率衆截平遙，十數重圍非所顧；慮舍拙獲走甲車，雉堞微茫深毒霧；敵死千餘我三百，營長捐軀髮猶怒；餘彈七顆斃敵六，一卒如此他可喻；將軍急智降高城，脫險從容突圍去。吁嗟三晉豈靈山，蒲坂解都安邑禹，一路夷氛盡籠罩，尾隨直瀉風陵度。（以上平遙守城，即同蒲路南段之役）晉軍不任退河西，此是中樞上著棋；關陝無虞連鞏洛，太行有守控燕蓟。自此河東兵百萬，一致展開游擊戰。霍山太岳接絳山，介子當年罷餐飯；將軍虎踞奮龍鎗，坐使東瀛鬼夜號。東復沁源正饑食，西屏潞澤限天關，殉國留芬呂團長，忘家破處霍靈姚。霍城匝月凡七襲；兵站奇攻是鑽穴；破壞交通神截車；組織情報鬼爲謀；忽而伏起處被狙，忽而圍合變捉盜；更屢陰謀間敵僞，僞將投誠絡不絕；敵策圍攻會四路，一齊粉碎墓自掘；猗歟高家游擊軍，敵畏如虎諛曰鐵！（以上太岳山游擊戰）星移物換又新年，粵海荊湖敗耗傳；寇辱春暮滿汾晉，將軍馳赴中條山；中條綿亘數百里，保障河內如陽延。河野部隸牛島團，晉南駐隊皆動員，風陵爲首鋒作尾，毒牙利齒蛇蠍極；雷門經旬益其頸，石門親將將軍繼；擾亂敵道失功效，白刃赤膊相周旋。

，我長在此彼所短，所以奔竄幾逾千。中條大捷世稱難，事在六月端陽前；使敵困爽汾沁間，不敢進伺河西南。顧得千百此良將，全局勝利拭目看。（以上中條山游擊戰）高君介弟是吾徒，持示琳瑯紀戰書，吳君一記攝其要，宋翁張老歌烏鳥。君歌既聞聽我歌，我歌未與君殊科；抗戰三年壯蹟多，北路諸役爲標柯，我今不歌家史何！（以上後序）（高君弟元白，畢業師大。海濱吳世昌子賦有游擊鐵軍抗戰記。長安宋聯奎菊塢有詠高旅普東鐵敵大捷詩七絕十四首。安康張孝慈紫藤有游擊鐵軍長歌。甯鄉劉宗向寅先廿九年夏來函云：事著其年月地名，人著其籍里仕履，足資他日考證，是之謂詩史。詩質而不俚，繁而不蕪，鄧子尹集中佳構也。詩文意境色澤當追古，事實名詞當從今，湘綺爲漢魏之文，而俗儒俗事，一爐共冶，使人不覺，非才與函兼全不可得。）

奉和家大人庚辰九日登高讌集詩元約（廿九年十二月）

北方多鬻南多梧，離燕入梁歲三除。尚憶羣鷗驚歌呼，酒闌夜侍歸愉。今皆異鄉插茱萸，我髮豈復能盡烏！廿載定作萊衣類，且祝健飯腰圍。鄉居避地集齋，不用吁咈惟鄒都，頌新製詞何瘦！登高記會奚奴扶！林侯壽者情性好，況有幼子眞瑤姑；寧無北夢剝樓舫？我交三子迹不拘。鐵兒文肥貌則醜，臨危不苟誠哉儒。總角承獎神童詩，行當買我新倉書。竹翁兄弟蟻故居，仲尼恂恂莊周蘧，馬後重藏衝鋒車，昔年基局今非嬉。遙岑險道不得俱，冥坐結想松壽圖。抗戰未已歲月徂，尊周攘夷理不誣，敵氣三竭徒馮虛，會見淨掃檉樹時。（漢中連蜀，古梁州境。民國十九年庚午，壽雙親六十歲，讌集北平談賢堂，賓客千人，弟妹子姪輩

咸團聚，自爲歌舞，不易得也。平寓名愉感。友朋託我五十尙無白髮，今年竟得一輩。去年雙親屆七十壽，不得歸祝。計廿載後，雙親九十，我亦七十矣。姻兄平樂林次煌先生世壽，今年七十有六。甲辰翰林，殿試第五。六十後得幼子。長子寶銘德鼎；次節和德符，廿年前燕都游侶；三召宣德鹽，又婿壻也。族兄鐵戶壽承先生承福，今年六十有六。久任國府秘書，廿一年「一、二八」之變遷行都洛陽，兄留府坐鎮首都。兄用古稀時，當以國音字母寫詩爲壽也。族姪竹戶桐耕先生澗，與我父同庚，所居相距僅里餘。憶幼時每與君家兄弟齋象棋，善用「馬後砲」，我則以「殺土車」制機先。鄉居堂名松壽，九日讌集地也。

題唐節軒華漢雅集五人唱和詩冊叠元韻

（韻卽五人姓名）
（廿九年）

爽氣不戢道稱王，此理能詮獨有汪，竟歸魏吳環蜀漢；幸全秦鄂倚關張。千山帶水甌無缺，五子聯歌世小康。喜見雄圖移太華，更廻佳什入中唐。（汪君芟蕪篋基於冊首作華漢雅集圖，華山繫以漢水，綴以樂城。冊中詩歸有香山風味。）

湯母黃太夫人哀辭

（漢陰湯君鶴逸之太夫人）
（廿九年）

燕北隨檣籟，滇南佐督師；栢扶遷萬壑，鎗執伏羣鷗。荻教辛勳後，夷氛椒擣時，駘驚從此逝，雲黯蜀江湄！

題魏專員（希儒）之趙夫人家書遺墨（廿九年）

開卷驚廢體，陳詞洽宋儒，卽茲眞是學，何必讀多書！

題三十年元旦國立西北師院同人在城固西京圖書分館聚

餐題名後

粉角一豬蔬，籠爐五殺鰓。新年祈物價，鯖漲轉關關！
（戒甫謂北方粉角音鴿爲餃，是也。爲製餃，宰一豬，人幣三元。週禮去年元旦，餃外尚有燻羊肉，籠籠下燻柴，且烤且食，尤富北方風味，人僅一元耳。御事者曰：今年若辦此，需五羊，三元何能爲？一歲之間，物價高五倍，鰓矣！關珊，疲也，疲與鮪，交易行語。）

民國三十年三月三十日即舊歷辛巳三月三日，唐君節軒

招楔杜家漕西京圖書分館，依少陵上巳日徐司祿林園

宴集五律一章分韻得風字

春陽迴輭暖，芳塵蕩和風。上巳三月三，巧歷新舊同；歲祀况三十，天衣妙無縫。五三聚茲辰，佳節矜游蹤。步出小東門，近指鄜侯宮。杜家有詩漕，佛殿闕書叢。周子（春元）深靈鑽，襖被處其東；蚤爲深塵除，列座整陣容。唐君攜樽來，茶香酒復濃；樂城尙飛觴，無煩流水中。崇山尚在望，茂林孰當韻？寧靜足致遠，勝蹟羅心胸。且啜長牛果，發筭出詩筒。少陵律雖細，歎老嗟困窮；我輩丁斯時，作風貴啓蒙。分韻忝主盟，勿計拙與工；陝夷四十韻，圖獲憑天公。分拈盡十人，但竟一實功。譚君（戒甫）乃建議：斯會規未宏，蓋參代表制，擬及羣豪雄？詩朋暨

朔雨，傳訊飛郵鴻。倘復有遺珠，牽連得複重；或者索和章，原韻任所從。擷大此紀念，五三難再逢！易君（均室）便得句，舊事堪懷憶；作健俯沈鴉，此意摩着鸞。亭午各言旋，吟齊約月終。中華頌新韻，鴻溝破東冬；庚蒸合口呼，審音亦已融；唇音諸開口，隨例得隸通。四聲仍舊貫，新體始盡空。所以百六韻，今成十八龍。韻脚乃爾寬，催詩免鼓轟。我詩聊當序，爰示韻所宗。（城固縣城東北五里許，傳是漢郵侯蕭何墓。城固俗飲讌皆傳壺，蓋飛鵲之遺。隴北秦嶺老林產熊。陳散原同張香濤洪山寶通寺九日句：「作健逢辰頷元老，下窺城郭萬鴉沉。」次日張報陳札云：「元老尚可領乎？」易君分韻句云：「城郭賦萬鴉，作健欲誰領？」此意就時下城郭遭空警之勢言。）

浣溪紗

（戲作）

（三十年四月）

春日南郊歸途，車中思宋人意見紛歧，旨趣各異，因集宋詩句以象徵之。

釐梅時節家家雨（司馬光），梅子黃時日日晴（曾好，布子），熟梅天氣半晴陰（戴復古）。清風明月無人管（王安石），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春宵一刻值千金。（蘇軾）

又成二絕句

（前題）

日長睡起無情思（楊簡句），鬢柳還喬太有情（劉克莊句），織得洛陽花似錦，可憐人也不如鶯！

國教育帝常爲主（朱淑真句），怕有滌鄰來問津（謝枋得句），流水點苔俱真道，一般離情兩般心。

游城南桃林（三十一年三月）

蓬岳難騎馬，桃林小放牛；背吹閒短笛，心壓鬱離愁。懶緩當前失，繁華一望收。送香盤漢水，莫遣逐東流！（桃樹難植委田中，這朝實不願成林，遠望則繁華五數里。）

弔孫竹青女士（三十一年三月）

灼灼九萬里，人世廿三春。妙手承甘旨，佳期入苦辛。蜜中能虎鬪，饑裏但蜂。恨事遺言在；難忘是老親。

（附）孫竹青女士傳

孫竹青女士，河北固安人。父鼎忱，駐軍河南，夢國破生竹，適女士誕，遂以命名。性喜丹青；九歲爲人畫扇。見者奇之。家北平。年十三，受業齊白石之門，白石題其畫曰：「年小筆超，將來之來者。」授以水族畫訣。年十五，更做習王夢白花鳥，晝夜不倦。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變起，女士年十七，敵將至，家人倉惶失措，乃厲聲曰：「寧作流亡鬼，不爲亡國奴！猶疑胡爲？」全家遂南移。女士奉重親，挈弟妹，十口輻輳，秋抵西安。沿途行囊，損失殆盡，而女士隨處作畫；政府賑濟難民，舉行畫展覽會於西京市，遂捐畫十幅，見者爭購焉。二十七年春遭關告警，全家又西行，達寶雞，難民營屯，公路買車不易，席地而臥者

月餘。同鄉介赴城南十五里莊候車，徒行，涉渭，負弱弟，冒霖雨，險遭四合，寒風怒吼，但聞水流嗚咽，而東來列車，譬如鐵甲齊鳴，女士顧家人曰：「人間何世？」因泣下！即挺身登岸，趨莊。既踰秦嶺，過廟台子，宿張良祠，巖登山峻目，見華夷盛開，雙棲玉鳥，是日抵南鄭，厲東關，即夕作華夷玉鳥圖，畫女士能取景於自然，故未可量也。滄縣葉訪樵，精繪事，尤工孔雀山君，女士復從游，得其傳，圖大進，所作佳者，偶著師款，知者莫辨。二十八年春，南鄭城固人士，籌舉行師生效濟難民畫展，女士遂知名。三十年，又從任曼遜專習虎，病中不稍輟。於是綜諸師之長，參以自驗心得，慘淡經營神，超墨外，其名日噪，蓋有由焉。女士性麗，事親至孝，祖母喪，親入市，除取棺衾，殮葬盡禮；事畢，嘗所作畫，悉償之，人以爲能。兼究化學工藝，自創竹青牌油墨及墨汁，售於肆，陝南諸學較多賴之。有益於國，亦自贖其家，其才力有足多者。用啓頭顱，遇人不淑，涉訟成疾，咯血經年，三十一年二月，受判不得直，噴血昏厥仆地，蘇而顧謂父母曰：「兒病恐無生望，死不足惜，惟有不能瞑目者三：學醫期成，而遽短折，一也；老父失明，母病足，弟妹六人，稚弱待教養，女死何以爲生？二也；遭欺侮，致沉冤，三也。」言畢，哭不成聲。三月十日卒，年二十三。

傳者曰：三十年初夏，余至南鄭。女士婚訟已起，某託調解，余詢之曰：「君以素商，而婚鬻，初不計其非綱乎？」某慨然曰：「不爲江山爲美人耳！」嘗讀史記貨殖傳，舉一切人世動態悉納於財富，有以也夫！某初以合資經營油墨工業說女士，既婚而拒不令拜姑嫜，遂決裂，女士欲訟，某怒曰：「訟！則汝將爲羊肉泡饅，泡死而後已！」羊肉泡饅，饅而泡以羊羹，陝中早餐食品也，今此

喻冤讎矣。女士不肯屈於協譚離婚之調解，而以其重婚罪訴之刑庭，某竟率其妻及證人到庭，共置其離婚而後娶，女士遂敗訴；終訴諸民庭請撤婚或判離異，而某不肯同意，仍敗訴。經年之泡，而女士誓不死說！故爲之傳惜其才，感其遇，亦以揭世情，知史公之言不誣也。

題秦漢書亡妻紀念冊

良妻手中綫，良士案上書，不惜操作勞，但恐陳棄繻。誰知一抔土，獨影弔江網？

(附) 陳味情女士傳

陳味情女士者，河南羅山人，秦漢書君之妻也。三歲喪母，依其曾祖母及二姑長成。民國十二年，年廿一，歸秦，長秦君一歲。時秦君肄業信陽師校，十八年畢業，服務其附屬小學。羅山匪起，全家十餘口避難信陽，校辦月僅四十二元，女士持門戶，待賓客，籌調有方，用以不匱。越二年，秦君移教輝縣師校，家人返里，女士仍督其侄就學信陽，野蕪充饑，落葉添薪，節儲以償宿債。明年同赴輝，勸秦君爲升大學之備，乃歸家居時紡績所蓄以給甘旨，薪入則先清債，次積升學之資。廿四年移教浙川女師校，女士更以種菜養鷄捕魚爲日課。迨抗戰軍興，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於廿七年自西安移城固，友人馳函告之曰：「二人來，月三十元足矣。」乃蘇計所蓄，足持三年，明年遂來投考。初旁聽，例不得請膳食貨金，而物價日昂，心苦之，女士謂之曰：「但努力課業，無慮生活，有吾兩手

也！又明年，遂考入西北大學。一日余授課，見秦君名，賞其姓名何購買乃羅一點及而視之，則驚其頗蒼老，問其年，垂四十矣，知爲青年就業，過時而苦學者也。河北滑君常來余家，與同寓小東門外四十八號，因告余：「此君雖貧，却擊譽而來者。」余曰：「是亦合數情，」——蓋舊戲中有攜家上京應試者，而四十八號時爲生徒課餘排演之所，秦君夫婦固未之與也——「願何以爲生乎？」滑君曰：「其妻於春，日成長衫；於秋，日成棉袍一。用料省而取資廉。屋主盈門，布積如山，中夜猶聞剪聲與書聲相應和也。月計所入，過於吾儕傭書者殆倍蓰。」余始奇之，尙未驗其平昔。今年春，秦君竟賦悼亡，持行述來，並所作祭文，詩聯銘辭甚多，自謂慘痛已極，故情文相生如此。余覽所述，節而傳之，俾世之習家政者取法焉。女士固未嘗肄業學校者，而能然，不尤可貴哉！抑以工作過勞，健者一病，轉多不起；冬患白血症，骨痛身熱，三月，就治南鄭醫學院附屬醫院，醫者宣告無方，四月十二日歿於家。年四十一，無子女。年來陝南物價，三十倍於戰前，米價近且百倍，西藥殆十倍，而女士僅恃兩手繡緞所獲，歿後猶存千八百金；今之屯積居奇者，可以愧矣！（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於城固。）

寄題岳池陳樸園藏書樓

（三十一年七月）

報國千秋業，傳家萬卷書。岳靈長擁護，池影入緇櫺。定已成隅錄，何妨創部居？巴瓊承獎注，當饋賈劉蕪。

題歡送畢業同學壁報

（三十二年六月）

戰鼓聲中又送行，漢江浪滾擁孤城。相期無負平生志，萬里中原共月明。

隴蜀集

從南鄭飛越巴山抵重慶計一小時半 (廿九年七月十九日)

蜀道不爲神。「鳥瞰」而今得證明：果寸積銖千里盡，崇巒巖壑一朝平。兩竈公路曲而長，原是嘉陵走赴江。一瞥華堯疑大邑，飛輪碾地已瀾場。

從北碚泛舟嘉陵江至渝，訪狄君武（膺），步核桃樹見

訪元韻 (廿九年十一月)

崎嶇不險空成瀾，洞口陰陰竹萬竿。一水浮灘疑石艇；連朝劇變鴻秋寒。微聞從合圖當復，其奈城虛盡不完！便與故人尋舊事；微波起處盡狂瀾。(每日起居防空洞中。傳德使奔走和議。)

訪君武管家巷未遇，越日相逢青木關車站，別後東以詩

(廿九年十一月)

秋喧寒悲風，仰屋驚瓦飛。詩且竟開齋，尋師返北扉。過關且下車，狄子迎面來。于役兩月，未得伸所懷。管家今有巷，仲也安在哉？(十一月四夜暴風雨，渝教部宿舍屋瓦掀飛。)

關頭三月餘，洞中天地大。少妻寄異縣，來此共轟炸。避地得遠邨，瓦舍抵廣廈。聖稚嬉案頭，鷄鷄門窗下；隔室賭暮號，迎客犬吠咋。藉此惜金陰，寧復希瑤夜！故人曾停竿，請參爾家話；核桃本無樹，坎離亦非卦。(青木關爲教部疏散

區，距渝百餘里。仍苦空營，多賃居遠村，核桃樹距關約八里。關前一帶竹兜稱爲滑竿。）

自渝返城固途中雜詩

（廿九年十一月）

云是公務車，行緩積如山，頭子同我行，各在山一邊。挈眷並攜履，軍人腹便便。暮投梁昌宿，濃陰凝市廛。勿復悲秋扇！夏布冬未捐，一疋二丈餘，論價十六圓，未謀卒歲福，且備度暑絀。（劉軍倉學頌等同行，行李高積車中央，對座不能相見。然號稱公務車，行成渝間，不備暑歷行李者。）

內江饒糖產，質美味自醇，蜀場作夜游，買之二十斤。紙裹復袋裝，防鼠更覆盆。次日開成都，壓入行李羣，捫之黏且濡，其香亦外聞，亟爲購新布，細護加密針。沿途挂梁間，中室如懸鶉，幸已逐鼠厄，腥津兒鬚縈。微物費護持，持以贈友人。

錦城得信宿，嘗登校書樓。編唐代風，禮不羈女流。自宋重貞操，乃誦險教修。得失亦難言，且爲前瀟謳。才華驚豔苑，交際控軍謀。

縣陽隔淡烟，停輪又梓潼。幼誦陰鸞文，今游文昌宮。帝鄉在七曲，下車撫長松。市宮傍孔子，郊廟鄰關公。儒道雙軌合；聖仙一鐘鐸。本屬星宿名，何來此張翁？韻傳稱漢吏，考之迷所從；曷不託張仲？「孝友」葩經中。

劍閣孤塔，寒月籠輕燭。日行雖無幾，到此暫留連；夜謙感及朋，曠復送車前，劍門雙石壁，險道依滄泉。昭化一瞥過，嘉陵渡雙源。廣元古利州，幅員何曠闊！（省立劍閣師校教員多留生，招待殷至。）

何以界川陝？校場受朝天。川陝何由通？五丁開一關。我行一日程，諸險失眼前；只緣在夢中，但覺掃且顛。開眼已涇縣，坦蕩看連山。東馳到江涓，萬乘皆與棉，三騾挽一車，踏鐵陷火環，一蹶不復起，硬塞舟岸間。換舟抵襄城，谷風厲且寒。（過巴山，朝天關北至校場垣最高，過此則五丁關最險。運棉大車，驟蹄驟重觸石版路，火星迸出。）

出岫非靈心，歸鳥因倦飛。一句二千里，蜀道多崔嵬。襄城重巧笑，警報徒紛紛；南鄭不入城，關陽况相催！四輪換單轆，九曲終一達。路柳有餘青，新橋盈綠。樂城似故鄉，三戰相憑依。賊水不干事，董生仍下帷。（抵襄次日遇防空演習。城固柑橋，陝中有名。時西大有拒留校長風潮，部派陳彥事石珍來代理。）

關行紀程（三十一年七月）

蜀游既前年，關行復今歲。二子憚乘車，隨囊忽返旆，其故有可言：所患在無位。紛紛積箱籠，盈盈倚肩背，有如羊豕圈，無從問倫次；烈日災當頭，暑雨不時至。志固存千仞，功惟止一篲。王君好師弟，佳座遞相惠，彈簧勝鼻比，三人小天地。黃魚頓升降，翠鳥時徙倚。深山兩日程，夷然渡清渭。（二子，諱戒甫及陸詠沂懋德，擬游華山，車無定座，行一程，止於襄城。王君鈞衡心正，其弟子高君昌南鄭站長，爲定司機旁座，鈞衡轉讓與我，始得成行。司機居左，我居右，中坐一紅指甲綠衣女子，每食瓜已，即倚兩人肩睡。無藥得乘車者，名黃魚，多自窗外探升車頂。）

抗戰歷五載，鄉鎮成名都。刮目看雙石，阿蒙非復吳。憶昔借羅君，土炕息編

蘆；茅廬一行盡，關廟兩極蕪。今來聞鑿子，所爲豫人娛，豫人多石工，建設啓宏圖。遠路視交通，行旅出其塗。（鑿石舖，廿七年春與羅雨亭根澤過此，嘆其荒陋。今則歌館林立。鑿子，河南俗曲。）

同成河無梁，隔海未更西，無軌曰公路，交點在寶雞。關嶺險相望，樓館層巒巒。車夫成驢子，尊號管機師，叱咤眉目間，黃金如土揮；性命託其手，逆鱗誰敢批？在昔有六轡，御不後雷詩；曰「吾執御矣」，聖者尙爾爲。豐校課青年，何不追仲尼？（雷呼爲車夫，後改稱司機，今須呼機師，否則不悅。）

不觀火車行，于今五年矣，譬如舊讀書，茲復加溫理。籟座一偃仰，似將返京里。半環渡渭橋，交輝月與水。藍綢編織製，今值何能計？淡名壺三金，薄看盤五幣，未足充飢渴，聊以資點綴。政府領關金，法幣借交易，比價白之五，華洋同本位，以此準物價，物價何替貴？（茶三元實值一角五分，菜五元實值二角五分，視戰前二角三角者且減價矣。）

驪山三首（三十一年八月）

昔人賦阿房，有語堪懷疑：一日一宮間，而氣候不齊。驪山匝月居，居然體驗之。曩昔易寒燠，咫尺起雲雷；急雨破窓紙，斜風掀被帷；樹上苦晴乾，臨潼道已泥。何況奉皇宮，三百里遙遙！氣候劣如此，驪山多問題：

（一）河幽虛報警，巧笑博褒妃，神話傳龍「驚」，同音實一詞，仰觀烽火臺，雲霧凝昔時。晉獻滅彌敦，買禍又翻姬，秦徒七十萬，擊此驪山隈，逃亡逼劉季，狐鳴成夥類；皇陵今牧場，玉匣嗟飛，尙有坑儒谷，反動賴肅治。有史更詭稱，溫泉

在其西，華清天寶宮，楊妃浴癘脂，當年洗兒地，今榜「雙人池」，擊鼓動潼關，芳魂落馬嵬。宋明不都棄，清后來委蛇，西幸定國運，驚魂起東夷。華清已歐化。關山無改移，「委塵靈離處」，巍然置豐碑。（關王烽火台在半山。始皇陵在東山，距臨潼城十里。坑儒谷在山西南三里。庚子清后帝西幸，陝撫端方飛檄縣令，重修溫泉，備行宮迎駕。民十九陝省府設專處，修砌成新式。）

凶地離化吉，老母何無靈！晴會四週畢，風波一度海；溥海普供養，真無香火情？我來值廟會，陡徑人喧騰，香炬明兩夜，狂風飛噴聲。女神屬阿誰？衆說多離源，蟻皇伏羲妹，「麗」水所自生，古今多異字，山水共一名，煉石可補天，唯此工程！說部紀神蹟，陰符始授經；解厄每見邀，蓮步移空青。王母亦唾嚙，元君仍妙齡；紅顏本虛幻，白髮原塵登。自摩那可道？神心無胸盈。（老母殿在關山第二峰。中國女神西王母亦老羅像，餘多妙齡，如泰山之碧霞元君。）

長安（三十一年八月）

長安居不易，今始證其然；九府張宴會，停樽復罷菸，七簋絕珍羞，席且四百圓。房主亦傲實，歉荒空問天。我有諸戚友，不見多歲年，茲來遍往訪，爲免長周旋。奇蹟在行商，關津亦險艱；居積雖有獲，動員便入官；勞動不能任；貪污非所安；崩潰值土尖，何必辭寒賤？（省府招待處在東九府街。所居房租，月銀四錢。豫以東皆旱災。）

暑夜（三十一年八月）

流金固夸張，鏤石未云固；炎夏憶湘中，几案皆炙手；涼簾不堪眠，薄衫汗常透；蒲扇搖熱風，入夜燔愈盡。北緯屬長河，不圖均氣候！聽院人狼籍，通宵仰屋宿，黎明遽東望，赤帝已伸肘。

蘭州岡師院諸生游五泉山，步徐君韻潮（紳）九日

雅集韻（卅一年十月）

九天闔闔豈容專？門戶紛紛始宋官。欣見臬隴富詩侶，况聽驃騎刷山泉！軍胥端合風飄颻。警句長如日月懸，銅像巍然一學士，河聲嵐影自年年。（南宋初，恩程門弟子者，號爲「專門之學」。五泉傳是漢霍去病以鐵鑿刷山地所開。半山軍部騎游入。劉果齋（光灼）銅像立門前。殿亭所懸白話聯語，多其手蹟。）

附破陣子（題齊生風零集詞稿）（卅一年十二月）

十里荒蕪野店，三年建設新豐；南向黃河好梳洗，北倚祁連防炸轟，弦歌吟嘯中。一卷清詞堪賞，環塹啓關盡戰！况是玄黃龍戰日，莫傷卑賤莫愁窮，關上便歌風。（調定安詩「捲簾梳洗看黃河」，論者贊爲奇句，此間河岸人家實有此况。）

和慕少堂老人（壽祺）見贈（卅二年一月）

遺學盛邦熙，字典萬康熙，錦熙何爲者？析疑而賞奇。專精期後因；博博仰光知，風日無邊壯，關河有大師。

(附) 原作

古有黎景熙，今有黎錦熙，古今兩相較，君是人中奇。嘉會友朋約，大名兒女知。文章擅天下，嚮止動京師！

又和慕少老「韻潮處長席閒聽黎先生與唐節軒談修橋陵

志」 (三十二年一月)

正月三日滯蘭州，孟嘗觸我意氣投，座中大老大國後，再度相見相調。公爲文獻之所寄，豈但閎肆文章優！三十年前我善飲，今不能阮况乃劉！橋陵有客新寡，惜少敘事同左邱。四千餘載靈傳說，掘地所得無其備。史遷本紀列第一，坐令土德垂千秋，我但據此理其注，更爲疏證揚其流。承舉先德相策勵，鬪芬鬻亦名吾。灑灑台瓊島夾中海，大典小片今存留，何時收顧入燕市，陪公萬卷同其搜。(慕氏傳出慕容氏後。黃帝葬橋山，名橋陵，在陝西中部縣。)

宋君安節(入瑞)用工部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句爲韻作

歌別內，寄蘭索和，於蘭渝飛航途中率成以荅

(三十二年一月)

元首臨御戒陸叢，士夫荒棄歎轉蓬。山南一臥又三載，飛航再度川之東。憶從吳蘭秋賞菊，唐晉共踵嘉州圖，高歌塞外總蒼茫，低吟澤畔何拘束？創體終須藉斤兩，有如此艇冲霄上，過壘無權定不勝，迷途即景誰能賞？朱君詩筒我已開，情文

仇讎等風裁，望斷長亭來復去，料成短別去還來。攻玉有石山則它，米鹽初不碍吟哦；但得茅簷蔽風雨，甯希玉樹作烟蘿！中原壯士揮戈日，文壇競鬪徒洋濫；寧朱自合儼膏肓，發墨尤應起廢疾。歲菊兩開他日淚，孤懷雙矢凌雲志；已揮健筆貶柔情，莫因韜繆辭勞瘁。

北碚師大校友廿三人宴集簽名，雲亭屬書其後 (三十

二年三月)

浩蕩三千土，聯絲四十年。歡迎隨處是，今日北碚邊。(字書中無碚字，水中積石如堤抵岸曰碚，本去聲，近轉陽平韻培。)

自北碚游北溫泉，次日雨霽，歸舟偶成 (三十二年三月)

烏雲作幕山頭見，鳥道臨江雨後行。未得澡身垂南月。北泉小榭勝華清。(去夏浴華清池，湯泉太熱。)

河清海晏憶年時，金粉南朝繫夢思，此夕巴山尚聽鷓，却聽夜雨話歸期。(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在北平中海居仁堂，即清末之海晏堂也。楊君家駱世居南京，自創辦典館，今移北泉圖書館，留宿焉。)

俯瞰江帆渾未且，只緣翠幃隱朝暉。歸舟回首溫泉寺，何日重來謁釋雲？(未及游縉雲山。)

蜀中雜詠 (三十二年春)

入蜀兩月圓，旁午無詩意；親戚悅情話，藉文成嘉會。但苦此陪都，跋涉殊不

易，拾級乏筋力，升輿視經濟；周道多折旋，捷徑泥塗際，旅人不能識，領導仰關關。（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第三屆全會；全國方言符號修訂委員會，三四月間，相繼舉行，中國語文學會亦發起成立。）

爲政勿多言，何如顛力行，領袖倡自上，群僚效且贊。事理本難知，求知亦恆情。道狹自簡易，法守榮若星，不行其奈何！族性殆已成。行者復浮夸，實實未可能。三聯黨貫徹，四維有感應。（時政府頒定行政三聯制：一、設計，二、執行，三、考核，三事互相聯繫，不得脫節。）

有灣號龍井，鱗比歇梁山，疏建定區畫，臺省列其間。名園蔣嘉樹，泉石森且漣，常綠繁春意，一夕忽白顛。高下泯楚等，定量配精鹽。烏金燧盆中，素玉挂簷前。錦衾雖難溫，美景堪流連。朝市賀新約，農村慶豐年。（小住龍井灣行政院。時與英美新訂平等條約。）

沙坪連雲舍，南北夾龍磁。（小龍坎與磁器口）工商盛建設，燈火何遙遙！烏都擾夢魂，汽車夙夜馳。嘉陵髮黃浦，巴渝非昔時。內選縮規制，厚幣鍊工師；寶源待開發，動力猶輕微；邊關丸泥塞，重器長空逐。且宜廣造試，戰後定顧之，一切科學化，決策毋游移。思古僅幽情，文化終予遺。（又小住沙坪壩衛生用具工廠，此地並爲文化區，南連小龍坎，北帶磁器口。）

頭髮尙未童，門牙早偏豁；吹簫氣旁露，齒音不能作；春秋苦眼腫，入食腸流

濁。斬草務除根，唯拔斯爲藥。偉哉韓大夫，天工能巧奪，操鉗如取芥，利刃恣剝割，血肉森狼藉，而我無痛覺。新配白玉羹，勸我改短齋；謂可退甘餽，與麴自醱。始齒返當年，明眸看建國！（藥覺二字從方言讀。兼贈牙醫韓文信大夫。）

歸途（三十二年四月）

道險無理由，車行有控制。凌虛難待機，陷實亦得計。新路溯浩江，芳草平原地。邂逅遂窺友，重謁梓潼帝，三日廣元宿，四日褒城次。方出沔州途，驚見前車碾，「人莫蹟于山」，車乃翻於市，云是司機人，坦途致睡。戒慎脫艱危，造次成顛沛，所以域中聖，低徊敬與肆。買車當有擇，論治亦無異。斯理果了知，蜀道固平易。

關程三紀（三十二年七月）

樂城居十旬，嗟余復行役。浹背誇「翰林」，節序正初伏。西京盛冠蓋，講會又張幕。作者凡七人，出賈梁三宿。陸子（懋德）今惠然，命駕不煩速；誰知臨褒水，故轍仍陷覆？我借傅（稱孫）與岳（勗恆），演數並格物。凌晨發南鄭，向晚抵雙石；竟此一日程，秦嶺任突兀；駕豈敢云輕：所就信已熟；繁星落林梢，寶鑰鑰在目。所惜軍電驟，坐失兩明燭；下車度滑橋，蹇步趨站屋。行囊本寬瑣，昏夜幸無絀；黠者倘盡懷，十件向誰鞠？杖席雖已遺，衰病徵康復。

隴海火車中閱報，知意相墨索里尼辭職，敵機敗于湖

南。（三十二年七月）

西國崩餽饋，東瀛響洛鍾。蒼梧靈尚駐，羅馬霧初瀟。決勝成前奏，鏖兵入塞空。凭窗看世局，驀地起長風。

手杖失而復得，仲嘉所發見

（三十二年七月）

傅子見我杖，乃在車座顯，凡物各有主，取之自泰然。覆杖歷兩朝，駐錫待名山。矧茲輿策功，豈任一日閑！棒喝不我許，指點仍爾煩。何必叩笑跡？但以備凶頑。

隴行紀程

（三十三年十月）

淡歲關中居，臥遊歷四邑；洛川既流眄，投翎亦屬及；橋山駭軒靈，壺口戲禹蹟。玉華企唐宮，寒露已相逼。度隴敢遲迴？阻雨果朝夕。友蟲穿蟹端，敵彈徒夜襲；崇垣入塞洞，洞口風如戟。抱病登長途，隨身但毛相。（洛川，周官（古投翎縣），中部（適改名黃陵縣），宜川四邑志，核印經歲成書，凡十六冊，百零九卷。宜君尚未修。而冬服已於秋初悉運蘭州，但留毛繡褂褲而已。）

騰衝報克捷，八莫塞丸泥。鑿空開新道，峭絕何逶迤！以茲困物資，對付逾一芥。車行經醴泉，白雨來紛披。電絲斷難續，下座共推躋；飢腸損臂力，三牛履挽之。守望有高臺，夜駐無危疑；前後不巴村，巉巖望若棋。忽來一老農，云有物相

賄；家詢是饋否，探囊出電絲。大喜真過望，乾州息乏疲。（人云西南國際路纔不通，去春公路汽車所需已無辦法，今仍未停，勉強對付耳。偶見新車胎，乃自印越喜馬拉耶經南疆來者。七日車至乾縣南三十里許，機中電絲忽斷，司機返醴泉，電乾站，適有壞車餘此物，屬鄉農帶至，已晚五時矣。翻機音丁一廿 人馬。田間餘地，渭北方言。）

朔風涼邠州，香梨不復香。涇川酌涇水，熱茗滌中腸。晴乾得添程，昏暮投平涼。烙餅軟無沙，炒鍋果鮮湯。倚裝本腹疾，及茲回健康。比價僅得半，謂此堪徜徉。不圖語成讖，濃雲興八方；一雨瓦三日，旅館寒燈旁。

平涼好城池，雄姿勝長安。柳湖舊如畫，暖泉今不瀾。禮殿啓新規，會講審寸閑。北游約空同，西征向六盤。砭骨來雪風，凍餒成僵癱。襦袍感友朋，竟同范叔寒。靜宵一日程，深夜抵臬闕。（省立平涼師範學校俗稱柳湖師範，與志仁同往參觀，即集合學生四百人請講演於其新建大禮堂。六盤山頭皆寺，僅着毛氈褂褲，軍中感寒而慄，至靜宵，病不能興，志仁爲至縣中學，校長王君等偕至，假以皮帽毛毯，包裹身首，未明登車，退華家嶺，車無窓板，風極凜冽，幸當夜十時即抵蘭矣。）

挽蔡毅甫（鍾瀛）（三十四年六月）

魚躍鸞飛世，從牛到愛時。羨君明物理，况乃是人師。卅載無旁瞬，三山已劫灰。猶遺鐵線冢，宛爾仰風儀。（民初畢業帝大，現聞燬於盟軍空中堡壘矣。牛，牛頓；愛，愛因斯坦。）

三十四年乙酉詩人節，蘭州千齡社小集，用元袁易重午

客中詩分韻，節軒爲代拈得詩字

避賢得低詠，長途能賦詩。一自抵皋蘭，欲燃無吟髭。詩社集千齡，詩人又節期，而我滯郊庠，十里隔聞知。亦曾恣搜索，榜貼和壁泥，計得百卅首，八年存史資，將以貢羣公，爲我刊削之。郵筒傳韻來，寧率未敢遲，奈無湘纍意，復之袁子辭。報章苦重疊，促漏矜端倪，溟漲信無極，超越憑雲霓。時代如麗輪，世事雜置思。汨羅染夷氛，淨掃在今茲。備上榴花紅，還卿不逾峇，飛堡瞬息程，烏鵲屈子祠。明年會重午，置酒湘之湄，歡迎看巫舞，山鬼從文狸；競渡萬龍舟，湘君學桂旗；弭節祝融頂，東皇頌其頤。息壤博一哂，此情良不癡。（國立西北師院在蘭州市西北十里店。諸生張貼詩人節壁報，因搜集戰期中存稿，次爲國難流浪樂城蜀四集，大都防空洞及長途汽車中所成也。時敵勢已頽，友朋閒談，一旦日皇被俘，安置何所？余謂南嶽祝融峯最宜。）

卷尾題識

右樂城隴蜀二集，大都如最後一首所云：「避警」入防空洞時，或「長途」在汽車中，即事口占，或回憶隨感所成耳。樂城集始於廿七年春，其前一年七七蘆變後半載間所作，別爲「流浪集」；又前則蘆變前至九一八約五年間所作，別爲「國難集」；更前則無詩矣。隴蜀集訖於三十五年夏，其後迄今，所作甚少，將來當更爲「還鄉集」焉。北平經世日報於三十六年附出文獻週刊，每週載此二集之一頁，七月登畢而文獻亦停刊，曾抽製紙型，今印成若干冊，則亦如最後一首所云：「八年存史資」云爾。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黎錦熙附識於九江江新輪船中。

勘誤表

樂城集 集名 頁數 行數

6	5	3	2	1	9
32	37	12	23	21	41
40	37	37	32	31	30
21	13				

誤

傳陝南有三多
關上天心癡暮口
南鄭以南通口峽
蛾眉不解爲誰掃
也非帷薄誤佳斯
「恰尋佳例在鄉間」
「桃花煞」是命家言
專科名喚「週期律」
良宵再會長生殿！
「
叩與洪鐘作大鳴
二十七年一月四日
弟亦嗶呼
於是著「大眾語短論」
鑄造「注音漢字」
何況窮鄉僻口呢

正

傳陝南有三多
關上天心癡暮口
南鄭以南通口峽
蛾眉不解爲誰掃
也非帷薄誤佳期
「恰尋佳例在鄉間」
「桃花煞」是命家言
專科名喚「週期律」
良宵再會長生殿！
「
叩與洪鐘作大鳴
二十七年一月四日
弟亦嗶呼
於是著「大眾語短論」
鑄造「注音漢字」
何況窮鄉僻壤呢

備編集

11 13 12 11 10 9 8 7

17 13 6 1 3 38 26 35 31 28 14 35 30 13 7 35 37

歟古原非度

設教口壇第一身

口塞踏雲趨朔方

西循夏屋倚口門

尾闈直洩風陵渡

忽而圍合變捉口

頌來新製詞何腴

韻即五人姓名

(朱熹)

可能人也不如驚

慘淡經營神。超墨外

羊肉泡饃

故爲之傳。

步核桃樹見訪元口

于役兩口遽

故人曾停竿

疑古原非度

設教零壇第一身

雁塞踏雲趨朔方

西循夏屋倚雁門

尾闈直洩風陵渡

忽而圍合變捉口

頌來新製詞何腴

韻即五人姓氏

(朱熹)

可能人也不如驚

慘淡經營，神超墨外

羊肉泡饃

故爲之傳，

步核桃樹見訪元韻

于役兩匆遽

故人曾停竿

(加注)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至三十四年六月

19 13 17 16 12 34 24 19 7 6 3 37 13 7 29 19

竹兜稱爲滑竿
 緬口唐代風
 新口盈筐緝
 多自窗外採升車頂
 口此口山隈
 巖然口豐碑
 風波一度興
 陸徑人喧騰
 几案皆炙手
 欣見臬臺富詩侶
 淹博仰先知
 宋君安節
 憶從臬臺秋賞菊
 但得茅簷蔽風雨
 疏建定區壘
 頂髮尙未童
 敵機敗於湖南
 衆詢是口否

竹兜稱爲滑竿
 緬口唐代風
 新口盈筐緝
 多自窗外採升車頂
 擊此關山隈
 巖然口豐碑
 風波一度興
 陸徑人喧騰
 几案皆炙手
 欣見臬臺富詩侶
 淹博仰先知
 朱君安節
 憶從臬臺秋賞菊
 但得茅簷蔽風雨
 疏建定區壘
 頂髮尙未童
 敵機敗於湖南
 衆詢是口否

中 31 28

十八 深夜抵泉嶺
過羅家嶺

十九 深夜抵泉嶺
過羅家嶺

